

# 别让鲁迅公园变“鲁智深公园”

## 历时一年改造明晨重开，园方多举措防范健身团队“抢地盘”



本报记者 袁玮

“这次公园改造，我们变成‘拆迁户’了，原来一整块场地改变了布局，每天早上150多人到哪里去跳舞？难不成开园那天去抢别人的地盘？”鲁迅公园经过一年的闭园改造，8月28日将重新开园。公园因布局调整而缩小了部分锻炼场地，由此引起部分常年“驻扎”在此的健身团队的焦虑。

### 改建后平地面积增加5%

在昨天由园方召集的团队负责人座谈会上，喉咙最响、情绪最激动的就是自称成“拆迁户”的一支舞蹈队的教练王意顺。今年70岁的老王舞龄已有21年，从刚开始在鲁迅公园跟着别人学，到现在成了这支舞蹈团队的“教头”，与鲁迅公园结下了特别的渊源。鲁迅公园的改造让老王五味杂陈：过去一年他带着团队在虹口足球场二层平台的一侧“流浪”，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公园重新改造后设施条件比过去更好了。“但是靠近南门的我们原来活动的场地格局变了，无法再容纳150多人跳舞。”老王和他的团队一下子感觉没了着落。

据园方介绍，目前登记在册的健身团队有近50支，人数超过4000人。“改造后虽然布局有了些变化，但适合健身锻炼的平地面积还增加了约5%。”不过公园党支部书记张新华坦言，健身的人数和团队还在不断增加。通常，公园的公共健身场地按照“先到先得”的“行规”，但供需矛盾始终存在，过去团队之间一般是自行协商和妥协解决，最终大多相安无事。随着这次公园改造后的场地重新“分配”，有些人还是有自己的“小九九”。在王意顺看来，有团队负责人希望地方越大越好，“要从‘一室户’换成‘三室二厅’，让我们如何安身？”

王意顺认为，他是这次公园改造中受影响最大的团队，已无立足之处。他说自己在公园改造期间就已偷偷踩好点，看中了东门一块地，这里原来是栋房子，现在拆房成了空地。他打算把团队转移到这里，“这是块没有‘主人’的新地，大小也正好能容纳我们团队。”不过老王也知道，已有不少团队也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那到开园那天凭本事抢了喽。”老王说，28日开园当天他会召集二三十个人早早守在门口，一开园就进去抢地盘，“音响放起来，舞跳起来。到时150人基本都陆陆续续能到齐，只能靠人多势众了。”王意顺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和别的团队发生冲突的准备，“当然我是希望大家不要打架的。”

### 多数健身团队已协商解决争议

各团队剑拔弩张、不甘示弱的“火药味”已在媒体上嗅出，园方在开园前三天分三批召集登记过的文体团队负责人，将他们请来参观改造后的公园，让他们自行协商场地“归属”。“公园是公共场所，我们园方没有权利对健身场地进行划分，只能作引导。”张新华希望各健身团体相互谦让、错峰锻炼，愉快游园和健身，她对王意顺说的“抢地盘”之举也颇为无奈，“目前公园也很难引导一个能容纳150人团队的场地去锻炼，但东门的这块场地离居民区较近，不太适合作为需要开音响的跳舞。如果出现争吵甚至动武，岂不失去了强身健体的本意？”

三天的协调会为团队负责人搭建了交流沟通的平台，不少团队心平气和地解决了问题。茶室前的广场地区原本比较开阔，每



今天上午，健身团队负责人与园方协商场地分配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天早上7点到8点半有两支杨式太极拳和一支木兰拳队在这里健身。改造后广场上的绿化做了微调，广场面积小了。其中一支太极拳队负责人魏国锦告诉记者：“我们三位领头的已经商量好了，木兰拳让点地方出来，我的团队再化整为零，另一部分队员分流到附近小广场。”

每天上午7点半到9点半在公园“中日友好座钟”景点的平台上跳民族舞的团队这次没受影响，“这个地方过去也是一个打太极拳的团队让出空间的，我们一共30人左右，想在这里跳舞却找不到地方，后来找了打太极拳的教练商量，他们很大度，腾了块地方给我们。”团队领头的郑继良老先生说，友好协商，妥协让步才能有和谐的氛围，没想到公园改造后大家倒为场地产生了矛盾。所以开园那天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准备安排10来个人等开门进来守着。“反正7点半以后的两个小时是我们的时间。”

### 翻墙晨练将移送公安

为确保开园后的游园秩序，前天开始的三天协调会上，公园已与各团队负责人签订《文明公约》和《公园噪声控制公约》，确保开园后的游园秩序。

针对开园当天有可能出现的几种安全状况，公园也已制定了应急预案。

1.提早翻墙入园或团队之间发生冲突：工作人员会提前半小时上岗，公安、城管、市容等部门也将在现场派驻执法人员，一经发现发现有游客擅自进入公园，或出现其他违法行为，将交由公安部门处理。公园保安将和警方一起在园内巡逻，维持秩序。

2.噪声扰民：不准携带有外置扩音装置的音响器材入园，歌舞、跳操等活动音量控制在70分贝以下。上午10点以前不得使用音箱、喇叭等器材。如果以后出现噪音扰民的情况，将考虑使用音响屏蔽装置。

3.遭遇大客流：鲁迅公园改造完成的消息已在各大媒体上“热身”，为防止大客流涌入公园而造成安全隐患，公园和所在的虹口区欧阳街道、派出所等单位制定了几套开园应急预案，增加保安、警力和志愿者的数量。“很多游客很期待公园重新开放，所以我们做了比较周全的准备。”张新华说，园方已事先在区有线台作了宣传，希望游客错峰游园。一旦游客人数超过3万人，园方就会立即启动大客流应急预案，通过告示、广播、大屏幕等方式，分流、疏散游客，并关闭大门。

## 团队场地归属到底谁说了算？

公园改造格局变了，场地归属到底该由谁说了算？园方没权力决定，团队负责人也说了不算。公共场所没有私人属性和专属性，不存在所有权和使用权之说。那么，是遵循“先来后到”的“潜规则”，还是服从“占山为王”的江湖规矩？而作为管理方的公园或者上级部门能否在这个看似无解的方程式里有所作为呢？

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徐中振认为，首先，公园作为公共场所，改建过程中要考虑以后享用这些设施的群体的利益。在规划布局及功能配置等方面，有关部门应和居民或团队负责人事先沟通，建立公共参与机制。

其次，由于不同游客利益诉求多元，如何协调矛盾，解决冲突，公园方面应建立一个平台，诸如协商委员会、理事会。现在管理主体是单一的，就是公园。可以探讨多元主体协同。协商委员会不仅在改造前可以听取多方意见，开园后还可以在日常管理方面发挥作用。公园场地的划分到底是由谁来作主？公园的团队都是熟人社群，在协商委员会这个平台上，大家相互博弈、妥协，这个过程中就会形成秩序和规则，它有利于实现多方需求。

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沈默主任律师认为，公园属于公共场所，任何人都拥有权利在这里自由地活动，这里的任何人是泛指，任何一个自然人均享有这种权利；但这里的“自由”则是特指的，是有一个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当自己在使用公共场所的时候，不能影响或剥夺其他人正常使用这个公共场所的权利。

公园“抢地盘”所引发的矛盾，从法律的层面分析，突显了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和老年人生活方面的立法需求，也突显了目前成立老年人公益性社团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政府应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政府在分配社会资源时，更多地考虑老年人活动场地的建设，由政府财政依法调拨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老年人活动场所，从根本上解决“抢地盘”的矛盾；另一方面，制定法律、法规，将这些自发性的老年人活动团体纳入法治管理，这样既认可了这些团体的合法性，又对这些民间的自发团体予以适当的引导，促进这些团体有序地进行各种活动。

袁玮

### 他山之石

#### 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经过半年左右的改造在去年10月重新开园，每天清晨都有大量市民入园健身。在全市老旧公园改造工程中，游客的需求矛盾屡见不鲜。为了将南辕北辙的市民意见落到实处，让改造获得最大认同，中山公园的改造从方案设计到完成，长宁区市容绿化部门始终与周边街道、居委会保持联系，征询意见，施工期间还专门公示了联系方式。每两周与居民、团队负责人开一次会，通报施工进度情况。不少市民多次相关部门沟通，正是这种边施工边沟通的工作方式，让改造工作能够灵活调整，不断完善规划方案。



不管怎样，不要把鲁迅公园变成“鲁智深公园”。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请看今天本报官方微信。

改造完成后，协调团队负责人重新划分活动区域，并安排好时间表，错峰活动。

#### 浦东古钟园

古钟园内游客以附近社区老年人居多，逐渐形成了象棋、舞蹈、戏曲等13个兴趣团队。人气一旺，问题也接踵而至，团队之间为“抢地盘”时有纷争。浦东公园管理所尝试“公园、社区、志愿者”三位一体的公园管理新模式，利用社区力量加强团队管理，并成立了一支志愿者队伍，引导游客有序游园。

公园在组建志愿者队伍时，象棋室、扑克室、老年会所、戏曲爱好者等队伍也参加进来，并订立了活动规矩。渐渐地，古钟园成了老年人“文化养老”的舞台，团队间“抢地盘”纠纷杜绝了，游客自管自律取得良好效果。现在浦东新区的每座公园都相继组建了志愿者队伍，将部分职责交给志愿者，让游客参与自管自律。

袁玮